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18

平原烈火

PING YUAN LIE HUO

(二)

黎小江 主编



广州出版社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平原烈火

(二)

黎小江 主编

汪光明 编著
曹林平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军事文学丛书 / 黎小江主编. —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4.5

ISBN7-80592-707-3/G.131

I. 中… II. 黎… III. 文学—军事—中国

中国军事文学 平原烈火 (二) (18)

出版者: 广州出版社

责任编辑: 赵辛予 封面设计: 蒙复旦

责任校对: 容晓风

发行者: 新华书店

印刷者: 河北固安县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468

版次: 2004年5月第1版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7-80592-707-3/G.131

定价: 988.80元 (全55册)

五十一

十四号的下午，三辆送套子的大车擦着小寨上村沿，向牙口寨赶去。

钱万里一面傍着辕子赶车，一面不断用眼扫着牙口寨和小寨上。牙口寨由土寨墙围着，很像个土城；在它的南头，土城上又套个小土城，从里面耸出一个圆岗楼，一个方岗楼，那就是据点了。钱万里朝那里走着，心跳一刻比一刻紧，而步子倒越迈越平稳起来。小寨上只是几十户的一个小村，树早叫“皇协”们伐光了，远远看去，白花花，光秃秃，衬上背后天边的一朵白云，冷落得直像一座荒岛。干巴猛然把鞭子在空气中一兜，啪一下，脆脆抽了一个响鞭。钱万里看见立在村口的瞪眼虎翻身进入村里去了。

牙口寨据点的大门前，两个“皇协”在那里无精打采地持枪站着，迷离搭怔地张着两眼，常常来回走两步又站下，他们站得实在乏味得很。

干巴的第一辆大车赶到了，随后，第二辆、第三辆也停在门口了。干巴把鞭杆插在辕子上，走上去，对着“皇协”大毛腰鞠了一个躬，两个“皇协”斜起眼来望着他。干巴满脸带笑说：“借光老总，交套子是上这里头吧？”“皇协”说：“哪村的？”“雷庄。”“有手续没有？”干巴两道眉一皱，眼珠骨碌转了个圈，忙笑着把手伸进怀里，掏了半天，掏出两张“老头票”来，大咧咧挺着腰说：“得啦哥们，今个算兄弟我没经验，你二位先对付盒烟抽，下回到我们村里，两只烧鸡一壶酒，兄弟奉陪。”“皇协”把钱接过去一看，撇起嘴说，“你就拿得出来？”干巴忙说：“二位多包涵，今个算我一时大意，下回咱拿双份的。”也不等两个“皇协”发话，就朝后面

两辆车一招手，高声叫道：“往里轰吧！”那两个“皇协”吃他一赖，也不好再拦，三辆大车咯登登一齐轰进了大门。

见有大车来了，北房里先出来一群“皇协”，不料想正面大圆岗楼上又走下三个鬼子，都持着枪奔向车来。干巴心里一发毛，高声叫道：“到了！赶快卸车呀！”只见三辆车上，套子开了花一样，猛然向上一翻，纷纷掀下地来，腾腾腾，十八个战士一齐跳出。钱万里朝“皇协”们啪啪啪一阵盒子打过去。周铁汉带了一组人扑向三个鬼子，其中两个还未及拉开栓便被打倒了，第三个却把刺刀安上，直迎着周铁汉一组人刺上来。院子里一片枪响人叫，打成了一锅粥。枪声吓了三匹拉车的大骡子，腾开四蹄，满院子飞跑瞎撞起来。

钱万里和第二、第三辆车的人，很快地打散了“皇协”，冲上了西北的方岗楼，里头一班“皇协”还未抓起枪来就作了俘虏。大个李抱着机枪三步两步就蹿到顶上去了，对着大圆岗楼哗哗盖了一梭子。周铁汉们正对刺那个鬼子，忽听背后钱万里喊道：“周铁汉，赶快抢占西房，大楼上鬼子快下来了！”周铁汉心里正急，耳边啪啪响了两枪，那鬼子翻身栽个面朝天，胸脯上黄呢子军装破开两个口子，从里冒出血来。周铁汉回头一看，却是罗锅子。罗锅子道：“快抓西房！”人们马上向那里一涌，西屋的“皇协”正手忙脚乱，关住门子想要上闩。周铁汉心里一急，横过身子，用肩头拚全力撞上去，咣啷一声，西屋门连门框整个给撞塌了架。“皇协”们被挤在屋里，就扔了枪举起手来。

这时，从大岗楼里一连跳出五个鬼子，挺着刺刀，“呀——呀——”叫着朝西房冲过来。周铁汉叫声：“打！”拉开老套筒“通”的就是一枪。占维几个掏出手榴弹，用嘴把盖咬开，左手拉弦右手摔，“咣咣”几声，几团黑烟从鬼子中间滚将起来；有两个被撂倒了，剩下的三个刚往回一卷，“哗哗哗”一阵响，圆岗楼上两挺

“歪把子”一齐朝西屋扫来。立时三根窗棂子碎断着飞落下去，子弹急雨似地“噗噗”落进屋里地上。一个战士的腿被打折了，坐在地下鲜血直冒。周铁汉头上冒着汗，嘴里咬着牙，一面告诉干巴几个，守在门口把鬼子顶住；一面忙赶过去把那伤号抱起来，放到一个背敌的屋角里。又拖过一张桌子，靠墙一挡，好像给搭了个三角形的小棚。然后，轻轻告诉那伤号说：“不要哎哟，咬住牙休息！”又即翻回身来，把炕席揭了，盖住那摊血。

敌人机枪仍雨打似的把子弹射进来，屋里无法站住脚。周铁汉又跳过去，用刺刀把炕沿连戳几戳，向外一撬，把炕沿扳倒了。他喊一声：“快！搬坏堵窗户！”战士们七手八脚，垒垒垛垛，用坯把门窗都堵死了，只留了几个枪眼，这才算有了个阵地。

开头这场激烈的混战，总算安定了下来。大队占领了方岗楼和整个西面的房子，大门也控制在手下。但是，毕竟我们火力太弱，整个院子都被敌人的机枪控制着，北、东、南三面的房子仍被“皇协”占着。敌人的暂时沉寂，正说明它在组织力量，准备反突。周铁汉只占了西面一排房子的三间，往南隔着大门是赵福来一组，往北是方形岗楼，机枪和大队长都在岗楼上。但都隔着墙，通不过去。周铁汉看到：这个位置太死，太危险！便叫人把所有的手榴弹揭开盖放在手下，把枪眼重新修了，一面找来两把铁锹，一把小镐，向北掏着墙，打算跟方岗楼打通联系。半人高的窟窿刚快掏通，鬼子的枪又打欢了。“歪把子”把窗上的坯，一块一块打落下来，碎土末喷水一样四外飞溅着。周铁汉刚说声：“准备！”圆岗楼门前的影壁后面，涌出两个顶钢盔的鬼子来。周铁汉喊声：“打！”啪啪几枪过去，两个鬼子应声倒在门前。随后又是两个鬼子探出头来，但没立即往外跳，又是两枪过去，打掉两块墙角，鬼子忙缩住了头。

猛不防，北房的“皇协”冲来十来个，贴墙根哇呀一声涌到了

窗口，一面乱打着枪，一面尖声胡叫：“八路缴枪吧！捉活的！”周铁汉觉得他们正推窗上的坯；果然，那坯晃了两晃，“忽隆”一声，一扇窗整个被推下来了。两个“皇协”的脑袋出现在窗前。周铁汉托起枪一扣机，劈的一声，没有过火；拉开枪一看，原来没了子弹。急挺起刺刀，隔窗朝那脑袋戳去。不想，“皇协”们两厢一闪，一对手榴弹同时飞了进来。周铁汉把腰一弯喊声，“卧倒！”回头看时，两颗手榴弹正在地上打滚，干巴蹦过去抓起便又扔出窗外，“轰轰”两声，在院里炸响了。可是，马上又有几颗飞进来，周铁汉带领战士一边拾敌人的往外投，一面把自己的也往外投，来不及拾起的就炸响了，“轰轰轰轰”，屋里院外响成一团。战士哪里还听得见响，只见一股股白烟直冒，天上地下碎片乱飞。正打得激烈，大圆岗楼的机枪忽然转了方向，朝北面远方射击起来。那面也有机枪还击的声音。“皇协”们没了火力支援，找不到隐身之地，丢下一堆死尸，逃回东房去了。

在北方的远处，喊杀连天的声音越来越近。周铁汉侧耳听了听说：“小寨上的队伍来了。”扭头看大家时，一个个灶坑里钻出来的一样，满脸黑灰，浑身尘土，汗都湿透了衣服，水洗的菩萨一般。他嘴上笑了笑，忙和大伙重新把窗户堵了，然后把北墙上的窟窿掏通，就三步两步急急蹿上了方岗楼。

从枪眼里朝北一望，见薛副政委正指挥队伍分两路扑了上来：西一路由胡在先带领，直投据点北房，打算打进院来；东一路是三十一区队的两个排，机枪开路，向南抄去。两路都架着梯子，沿街道屋顶前进着。周铁汉禁不住吼了一声，把褂子挑在枪上伸出枪眼，一边摇晃，一边高喊大叫起来：“嗨——！同志们，勇敢前进，往前冲啊！”摇了一阵，停住看看，对面七八十米一座瓦房脊后面，一溜儿伸出四五个人头来，从那里传来声音应道：“周队长！你好哇？我们马上冲过去了啊！”除了丁虎子的粗大

喉咙以外，还有两个尖声奶气的孩子声音喊道：“冲啊同志们！牺牲了是光荣的！……”周铁汉恨不能跳起来，伸长脖子高叫道：“张小三，你们赶快打过来呀！我们欢迎你们了！”就放下枪，张开双臂，鸟儿翅膀一样拚命鼓起掌来。他的声音带动了整个方岗楼，岗楼的声音又传染了对方的瓦房脊，“哗哗哗”热烈的掌声互相呼应着。

掌声未落，丁虎子的高大身影已经翻过瓦房脊，越过一家平房，飞一样跳下一家院子去了。紧跟着他，三生、张小三也纵纵跳跳飞奔下去。尽管鬼子的机枪扫得瓦块乱飞，胡在先带领他的队伍都飞奔下去了。周铁汉还一直挑着褂子，为他们尽力摇着两条胳膊。

丁虎子们跳下的那座院子，就在据点的北面，有一个秫秸扎成的门朝南开着，出了门，再通过二十米宽的一带开阔地，便是大沟，沟里便是据点的北房了。不一会，已看得见秫秸门后有人在活动，一张高大的梯子，抬一抬头又落下去了。周铁汉看着，直喜欢得乱跺着脚。心想：把北房攻破，“皇协”们马上就可以全部解决了。

果然，一阵排子枪过后，秫秸门向旁边一敞，四个人抬着一张两丈高的梯子冲了出来。周铁汉看见，扛着梯子后尾的正是两个小孩，一个是三生，一个是张小三。可是，刚跑到离大沟四五米远，一颗手榴弹飞过去，浓烟一起，走在前面的两个战士扑倒了，张小三和三生也同时跌在地上。周铁汉心里才要喊糟，却见两个孩子一齐爬起，扒住梯子的前一头，拔河一样，倒过身用力往沟里拉，拉一步，顿一下，刚拉了三四步，张小三身子一仄歪又倒下去了，显然打伤了哪里。三生愣着神左右看了两眼，忽一跺脚，一个人拖起梯子仍然往沟里拉着。一会，张小三又摇摇晃

晃站起身子，抱住梯子的后脚往前推起来。他俩一拉一推，像搬动一根铁轨，终于渐渐地，梯子的前一头伸下沟去，后一头渐翘渐高，忽隆一声，和两个孩子一起跌进沟去了。

这时，小院里吼了一声，丁虎子扛着一根“摇山动”^① 蹦出来，三步两步跳进沟去。周铁汉把头顶住墙，恨不能钻出枪眼，可是，仍看不清他们在干什么，但他凭心里猜断：那张梯子已经靠起来了，丁虎子正掏那里的墙。几分钟过后，果然北房里响了两声手榴弹，从窗口往外冒着烟。胡在先带着队伍，成串地涌出小院，跳下沟去。

周铁汉回过头对钱万里说：“北面房子全叫咱占了……”话未说完，便翻身跑下了岗楼。

天黑了，一个圆圆的月亮升在天空。趁着月色，三十一区队的两个排也爬过大沟，打进东房。他们穿墙凿壁，顺着屋子打了东房打南房，夜里九点钟左右，把“皇协”们挤到西南角最后一间房子里，他们再也无路可走了，便一齐缴了枪。

只在战斗告了一段落的时候，人们才发觉在东北方向，二十里开外，也有三四处地方，枪声炮声响成了一团，并有一两处闪着火光，说明那里的岗楼也有的被占领了。

跟着钱万里的命令，在半夜以前，据点里所有的房子都打通了。凡对着圆岗楼的门窗，都留下枪眼堵起来，大门洞里也垒了一道墙，断了出入。这一下，围着岗楼的四排房子，就变成了一个“口”字形的防线。现在，只有院子正中的圆岗楼了，上面的鬼子，还在拚死抵抗。

^① 一种破坏墙壁用的工具，类似铁棍，很粗重，一端为铲形；用以插入墙壁，猛力一摇，可以很快的凿一个窟窿。

五十二

半夜的时候，敌人作了一次巧妙的突围。鬼子先用了两颗燃烧弹，把南面的房子烧着了，趁着战士们救火的混乱，鬼子突然涌出岗楼，朝大门突上来。可是，他们的算盘未能如意，那道墙是两层坯垒起的，鬼子们一下没有推倒，反而碰上赵福来一班人的坚强抵抗。到三十一区队的两挺机枪调过来的时候，鬼子们丢了四五具死尸，又逃了回去——但是，南房子却被烧塌了三四间，连墙壁也崩倒了。

方岗楼成了临时指挥所，钱万里和薛强、李大队副都聚在这里，商讨着怎样解决大岗楼上的鬼子。

钱万里觉得：“敌人的下一步计划，必是死守待援。假如天明以前不能解决战斗，天一亮，城里鬼子必然要增援的。那么，我们势非撤出战斗不可。这一件，无论如何应该避免。……”薛强想一想道：“是的，敌人是顽强的，又占有最有利的地形，火力也不弱于我们，既然突围不成，必然会死守待援。”他攥起拳头，咬牙说：“可是，敌人已经被我们抓在手心里了，无论如何，不能放松这个机会。我们必须比敌人更顽强，趁我们士气正旺的当儿，应该马上采取攻击，争取在天明以前，消灭掉它！”李大队副说：“对，要坚决在天明以前拿下来，这对我们在束冀的部队也是一个鼓舞。”钱万里说：“现在的问题就是采用什么方法攻击，如何达到伤亡小，胜利大。”

借着月光，三个人从枪眼里望出去：那岗楼霸在当院，耸然矗立，圆圆的，粗粗的，上中下三层枪眼都爆着火花，顶上的炸弹可以任意投击院内的每一角落，没有隐蔽物可以接近，没有办法可以攀登。李大队副看了半晌，不由叹道：“要有几百斤炸药，哪

怕它不飞上天去。”一句话提醒了钱万里：“没有炸药，我们怎么也不用火攻攻？”薛强猛然醒悟说：“对呀！这就正是胜利大，伤亡小的办法了！”三人又观察了一阵，便决定把这个任务交周铁汉去执行。

在胡在先他们打进来以后，一小队就被整个集中到北屋来。这时，周铁汉正伏在一堆砖上，从枪眼里望着岗楼出神。他刚刚从四面房子里转遍一趟回来，把所有的俘虏都问过了，却终于没有找见周岩松。俘虏们只是说：“他当的是情报组，干的是日本差使，可能在圆岗楼上呢！”

周铁汉爬在一堆砖上，一片月光从枪眼里透进来，照亮了他的半个脸，也照亮了他火星星一双眼睛。对着那岗楼，对着那月亮，就在这曾经制了他四个死的屋子，他忆起了往年的日月和仇恨！他想起了在大“扫荡”中牺牲的千百个战士，在监狱受着苦刑的英雄，在东北煤窑上压得喘不上气的矿工，在根据地里原来过着自由幸福生活而现在糟践在鬼子脚下的妇女和儿童……他恍恍惚惚又看见了那打断腿以后，把手榴弹藏在怀里的张子勤，那睁大灰白眼睛，深深盯视着自己的铁锤儿；随后，更看见了朴实的父亲，活泼的小菊；最后，才想到白发的母亲，以至三生和自己的遭遇到。对着岗楼，对着月亮，他心里的仇恨正一件一件过着数！在今天，他好像要把它们作一次总清算，以便把血账讨还，而讨还的对象，便是眼前的、月亮底下的圆岗楼。

北屋门离圆岗楼约十五米左右，在全院是最近的距离。周铁汉接受了薛强传达给他的任务，默默地站了起来，把身上衣服又重新紧了紧，把地势看了看，就派人到村里找来七八个秫秸。然后，把堵门的坯靠左下角偷偷拆开一个窟窿，钻出半截身子去试试。敌人正注意方岗楼，没有发觉。便叫两个战士，各抱上两个秫秸等在窟窿口，对他们说：“抱上去，就点！点着，就回来！”

两个战士点头应声：“嗯。”周铁汉把手一招，方岗楼上的机枪哒哒哒一叫，两个战士钻出窟窿擦过影壁，把秫秸靠在木板门上。刚刚放好，沙沙的声音惊动了鬼子，一个甜瓜手榴弹落在地上，紧接又是四五个。周铁汉把手一抖，叫声：“卧倒，点呐！”两个战士刚一弯腰，轰轰几声，都被卷进滚滚的烟尘中了。

周铁汉还失神的呆在窟窿口望着，猛地肩头被人向后一拉，刚刚仰回身来，“啪啪”两声，窟窿口落了两颗子弹，三块坯立时变成碎块。薛强立在一边嘿一声道：“糟糕，敌人发觉了！”周铁汉陡地往起一立，顺手把子弹带解下来，两眉一翘说：“我去！”刚要抱秫秸往外钻，一只粗壮的手拽住了他，一个沉得隆隆的声音说：“你不能去！”周铁汉回头一看，丁虎子瞪圆两只大眼盯着自己。便问道：“为什么？”丁虎子说：“这太危险，你的责任太重，把这交给我吧！”周铁汉把头坚定的一摇：“危险谁不一样？我不能叫你去！”丁虎子却说：“周队长，你无论如何得让给我，我还没有立下点功劳啊！”周铁汉却说：“我是共产党员，我得先去！”丁虎子争道：“我也是共产党员啊！”

这时，薛强上来问丁虎子：“你要去还有别的理由吗？”丁虎子说：“有，你看，”他指着地上的三床被子：“在这上头浇上水，我披着去，危险就小得多。”周铁汉说：“这我也可以披着去呀！”丁虎子说“不行，我不能让给你，你才打了半天，右胳膊又是残废，你披不动的。”周铁汉还要争辩，薛强止住他说：“周队长，既然丁虎子已经下了决心，那就让他去吧！你还应该多照顾队伍些。”周铁汉不言语了。

丁虎子跑过去把被子摊开，干巴提了两桶水来泼上。丁虎子和人要了一匣洋火，掖在袋里，却又在墙角里抓出一团索子绳来。周铁汉看着不明白，上去问道：“拿这个干什么用？”丁虎子微微地但却庄严地笑了一下，没有立刻回答，把绳子展开，用一

头拴在自己左臂上，勒紧。然后立正站好，面对周铁汉，从衣袋里掏出一小本油印的党员课本，递过去说：“周队长，这是党的文件，交给你！”又从衣袋里掏出两张边区票，一齐递给周铁汉说：“这是我上月的生活费，如果我回不来了，请你不要忘了我是个最光荣的共产党员，这两块钱，就算我交了党费。”

周铁汉把手接着，心里忽然一阵热。他从来不把丁虎子当成下级看，而今，他觉得这友谊一下子又增加了无数倍。但他接着钱，只觉沉甸甸的，却想不出一句话来，半晌，才把钱珍重地装进衣袋里，然后用手按了按说：“虎子，我一定忘不了，大伙都不会忘了，放心去吧！”丁虎子转过身去，把绳子的另一头交给干巴，对他说：“我如果牺牲了，就拽着绳子把我立时拉回来，不要扔给鬼子，让他们糟践我！”干巴再也诙谐不上来，挺出拳头作保证说：“好！放心去吧！”

丁虎子扭过身，掀起湿被子，连披带顶，一齐裹在身上。又挟起一个秫秸，向窟窿口走去。在路过薛强面前时，平稳地打个立正，举起右手敬了个礼。薛强郑重地还个礼，宏朗朗地说：“祝你胜利完成任务！”丁虎子又笑着转个身，对大家点点头。全屋人都屏住气息，几十条目光紧紧盯着那高大的身影，一步步送他钻了出去。

虽然岗楼上的枪眼，被掩护的机枪打得土末直溅，鬼子的抵抗却决不松懈，子弹和炸弹不断地飞出来落在地上。丁虎子刚走出十来步，一颗炸弹落在他的脚下，随着“轰”的一响，湿被子翅膀似地张了一下，一阵烟喷出来，丁虎子扑倒了。全屋的战士都觉得浑身一乍，头发也竖起来。干巴手里的绳子不由落在地下。就在这工夫，丁虎子用双臂拄着地又跪了起来，他想立起，但立了两下没有立成，就伏下身，双手抓着地，拖着腿向前爬，每爬一步，身后就留下一摊血印。在飞舞着碎片的浓烟里，他终于

爬到了，秫秸首先堆上门去，马上，一道微小的火光一闪，那堆秫秸冒起烟来了。烟向上卷着，顺岗楼向天空升去。周铁汉抿紧嘴，心跳得快进出口来。

猛然，岗楼顶上一个鬼子探出半截身子，一条板凳从空中落下来，砸在火上；又一个鬼子探出身子，紧接又一张椅子落下来，随后又是一条板凳落下来，……周铁汉看见，不仅火被砸灭了，丁虎子头上连挨了两下，头扎在地上再没有抬起来。

周铁汉虎眼一立，脸上的筋都叠暴起来，子弹带马上又解下来了，皮带、小包袱也都解下来。干巴望着他紫起来的脸，小声试探着说：“周队长，还是我去吧！”周铁汉听也不听，只是急急忙忙往下解着东西，一件接一件朝他丢来。最后，两只袖子挽起，把腰带使劲扎一扎，几乎把腰勒成个葫芦，便回头对薛强道：“副政委，我去啦！”薛强把眉头翘了两翘，很重的点了一下头，用一种特别畅亮的声调说：“最要紧的，你要记住回来。”周铁汉也很重的把头点了一下答道：“我一定回来的！”

他走上去，把坏罗一推，“忽隆”一声，堵着的门全给推开了。干巴忙问：“这是干什么？”周铁汉说：“这样好出去！”说着，拿了洋火，往后退了几步，猛向前一蹿，闪电一样，也许人们还未看见，便已到了影壁那边了。一星火亮儿一闪，岗楼门上的火又升了起来。好像周铁汉在那里吹，火苗儿风刮着一般往上卷起来。

鬼子的板凳又落下来了，可是，周铁汉手里抓起一条板凳，像打落树上的枣子一样，早在空中把落下来的东西拨到一边去了。眨眼间，火苗儿舔上了木板门，烘烘腾腾，向门里烧去。周铁汉又拾起地上的板凳椅子，往火上填着，火势熊熊，越发大起来。这时，东、北、西各排房子里，同时爆发了风暴似的掌声，夹杂着嗷嗷叫的热烈欢呼，整个院子到处沸腾起说不尽的欢欣！

忽然，岗楼上一阵疯狂的嚎叫，又一阵手榴弹摔下来，周铁

汉被一团烟卷倒了。正在西房里快活得手舞足蹈的三生，心上像猛的叫狼叼了一口，叫了一声，急急地跑过北房来，正待扑上去，却又见周铁汉坐了起来，仍然伸着带血的胳膊，向火上堆着木料，身上的衣服已经冒着烟了。

五十三

不知不觉天已走近黎明。

大圆岗楼真正成了烟囱，大火从门口被抽进去，越着越旺，楼板被引着了，第一层和第二层的枪眼，唧筒似地向外喷着烟。岗楼里一片骚嚷嚎叫，“咕隆吭叉”地响着。渐渐的，二层枪眼里冒出火苗，三层和顶上烟喷雾罩，马上就成了火的世界，手榴弹已渐渐投不出来了。

干巴和三生飞奔过去，抱起周铁汉，救回了北屋。抱他走的时候，他好像什么都不觉得，只瞪着眼，死盯住那越冒越高的火和烟，直到进了北屋，挡住他的视线了，他才喊叫起来：“放下，放下！就放在这吧！”他指着挨在门口的地下。干巴说：“靠里点吧，这儿太危险。”可是，周铁汉拚命地摇着头，大叫着：“放下，放下呀！”干巴和三生只好放下。薛强走过来一看，见周铁汉腰里还正往外渗血，连连说：“不行，抬下他去！”周铁汉翻上眼来，格外强硬地说：“不，副政委，我哪也不去！”薛强柔和的说：“同志，你还是先治伤要紧，流血过多会有危险的……”周铁汉说：“我在这躺着，什么伤都治了！”说完，就再也不言语，只把眼睛望着楼上的火。干巴看了看副政委，又上去说：“周队长，咱还是下去吧。”周铁汉仍不言语，却像淘气的孩子似的，连身子也摇起来，嘴里不耐烦地哼着，两只眼仍不离开那火。——在那眼睛里面，

也有两堆火在熊熊地燃烧着。

突然，周铁汉把两眼往更大里睁了两睁，头也抬了起来。三生急向岗楼上望去，只见几个鬼子的身影在垛口间来回晃了几下。猛然一个鬼子背着枪跳了下来，在空中折了一个斤斗，呱唧一声，跌在地上，脑袋跌进腔子里去了。随后又一个背枪的跳下来，再一声，连动也没有动便摔死了。三生抓起枪跑了出去，他想摘下那鬼子的枪。可是，就在这时候，岗楼东南面有一条绑带垂下地来，立刻见一个鬼子顺绑带往下滑着。三生退了两步，托起枪刚要扣火，绑带经不住那鬼子的体重，从中间裂断了，咕咚一声，摔在地上。三生以为又摔死了。可是，那鬼子翻个身爬起来，一直朝南，从烧塌的房子上越过，跑下大沟去了。三生喊声：“不行！”挺着枪跟踪追了去，刚跑上沟沿，见鬼子正从大沟里往外爬。三生一顺枪，啪一声打过去，子弹落在沟沿上，却没有打中。拉开枪栓再打第二枪时，子弹顶不上了，原来卡了壳。三生一急，也跳下了大沟。

在三生爬上大沟去的时候，那鬼子已向南跑出了百十米。三生心想：这家伙一定是奔大仁岗楼的。追！决不能放一个敌人漏网！正追上去，那鬼子一回头见有人追来了，马上摘下大枪瞄了过来。三生刚刚扑在地上，巴勾一声，子弹在眼前嗤的钻进地里去了，溅起的土撒了一头。抬头看时，那鬼子正使劲的拉着枪，却也拉不开，显然是卡了壳。三生一挺身又追上去，鬼子撒开腿又跑起来。

东方泛起一片白光，天就明上来了。三生追了一程，心想：真要叫他跑了，以后还不知多害多少人哩！脚下便加了劲。可是，跑得快，累得快，又追了二三里，便哈吃哈吃喘着大气，汗把衣服全粘在身上了。他毕竟还太年轻，又在火热的战斗里滚了一夜，精力已消耗得差不多了。尽管拚命迈着重腿，仍是渐渐慢下

来。这时，他忽然记起了周铁汉那双望着火的眼，好像那双眼也就在背后望着自己。立时心里一转，却像听见周铁汉的话在耳朵里响，“战场上，有机会亲手打死敌人，就不能指望别人！不管碰着多大困难，有多大危险都一样！”“……什么时候不把鬼子杀光，咱这仇就永远报不清！”“共产党员”遭了多大难也得坚持下去，牺牲了也不怕！……光荣这玩意，不能论斤约，也不能用尺量……可是，这玩意用银子也买不到，用金子也换不来！……”三生脚下的劲又来了，气势也提高了，拚命向前迈着腿，能多迈一分就多迈一分啊。

被迫的鬼子，是经受法西斯“武士道”教育的老家伙，满肚子的骄傲和自信。只是已被火烧得昏头昏脑，加上岗楼下的一摔，大大挫折了他的气焰。现在他只有一个想头了：拚死逃脱三生的追捕。然而，三生追得太急，没有缓口气的时间，只累得大汗淋漓，一阵一阵眼发黑，几乎喘不上气来。

已经跑出十来里地，竞赛还继续着。……

突然，鬼子和三生都看见了：在正前方，大仁岗楼忽然冒起冲天的烟来。三生心里明白：这一定是三区小队把它拿下来了。鬼子心里也明白：他奔向去的安身之所，已经没有指望了！他张大了嘴，喘着气叹了一口气，他想他跑不掉了。于是，他停了脚，端着枪转过身来，他决心试着拚一拚。

三生大踏步赶到了他的面前，挺着三八式直扑过去，他想，应该一刺刀过去，从心窝里把鬼子扎透！但是，他的枪被搪了回来。三生立时感到：这是个有经验而扎手的家伙。但他也看到，这是个疲惫到极点的家伙。应该想个别的方法，凭体力摔倒他。三生想着，眼珠一错，鬼子的枪朝右腿扎来了，三生把牙一咬，脚尖向里一扣，哧地一声，刺刀穿在腿肚子上。三生趁鬼子拔枪的时候，急抢前一步，松开枪伸手拢住了鬼子的双臂。他喝了一